

历史在等待水声的回响(三)

崔小红 杨道文 何金坤

“打响文化资源牌”之
“淮南历史文化撷英”
(第十季)大型征文

黑龙潭

从茅仙洞顺流而下约10.6千米(凤台一桥南,凤台造船厂旧址),在淮河右岸山下有一个黑龙潭。山崖名紫金山,属八公山余脉,崖临淮水。县志记载,从石崖向下约十几米处是黑龙潭,能同时容纳约百人。洞前形成深潭,即为黑龙潭。淮水涨落时,水流撞击石壁和山洞,产生“咚咚”回响,被民间传为龙啸之声。风平浪静之夜,明月倒映在石壁旁的河面上,似一颗硕大瑰丽的骊龙珠。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曾两次路过黑龙潭。第一次是他被贬知滁州,接家眷从颍河入淮河,经过此地。第二次是他由扬州赴颍州任知州,经运河溯淮而上,船至此处,触景生情写下“今夜东风吹客梦,清淮明月照孤舟”。欧阳修官居高位时,举荐了一大批才俊,如文坛巨匠苏轼、旷世大儒张载、程颢、政治家包拯、司马光等人。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赴杭州任职,也途经黑龙潭,他吟道:“山鸦噪处古灵湫,乱沫浮延绕客舟。”二人都采用了“舟”的意象。舟,漂泊不定,离群索居,却永远向着目标行进,这应当贴切了他们的处境和内心感受吧。

1960年蚌埠建成蓄水,黑龙潭与潭被掩藏在淮水中,难得一见。但它们作为由自然奇观、民间传说与文人创作共同塑造的文化地标,地位并不会因此

消失。

西淝河改道

黑龙潭是本文重点叙事的淮河16千米河段的最北端。由此折返,溯游向上约6.3千米,便抵达淮河左岸西淝河如今的人海口。历史上,西淝河原在东淝河对岸注入淮河,两河隔水相望,共同位于硖山口上游。西淝河古称夏肥水,夏者,大也,指夏季水量丰沛。它上承河南省鹿邑县清水河。《汉书·地理志》记载它的长度为“六百二十里”。每逢雨季,两淝并流,水量叠加,导致水势在硖山口壅塞难泄,寿州城常受水患。

明万历三年至四年(1575-1576年),凤阳府寿州(今寿县)知州郑楠勘察水情,督吏自开凿“硖石新河”分洪道,把西淝河的人海口从硖山口的上游改到下游,以缓解硖山口的淤流,既减轻了寿州城的防洪压力,又利于航行。后任知州庄桐又对西淝河加以疏浚。清嘉庆时,凤台知县李兆洛亦屡有修治。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江淮大水后,皖淮工赈第十二局在局长汪胡楨主持下,于西淝河东岸系统修筑堤防,开启了现代科学治淮的先声。1951年,新中国又对其进行全流域治理,治理后全长约151千米。

从明代开凿新河,到清代疏浚,至民国修筑堤防,直至当代统筹治理,治水始终是贯穿这片热土的时代命题。每一代人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接力而行,续写着人与水共生的漫长历程。

淮河第一峡:硖山口

从西淝河入海口溯流而上1.6千米,便是“淮河第一峡”硖山口。“峡”是两山夹水的地方,呈现出八公山余脉夹峙淮河的壮阔景象。“硖”是凤台县的地质实体“硖石山”。东、西硖石夹峙淮河要口,形成石山锁长淮的险关,束水成滩。

自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签订《绍兴和议》,至金朝1234年灭亡,宋与金划淮河中流为界,南北各有一寿州。南宋的寿州治所在寿春(今寿县),金的寿州治所在下蔡(今凤台县)。宋金边界上的南北寿州呈双子城格局,是边界对峙型双子城的经典案例,这里是边境最前沿的军事堡垒和贸易关卡。金朝灭亡后,这里又成为南宋抗击元军的军事要塞。硖石山上至今还有南宋的摩崖石刻,抗元将领夏松于此题文《筑城记》。

1991年,淮河爆发流域性特大洪水。硖山口上游的水位高于下游三尺浪头,船行到此处几乎是跌入下游,惊心动魄。1992年,有关部门经过论证,决定削峰硖石山,拓宽水道。方案听取了文化部门的意见,对南宋摩崖石刻所在的石山和清光绪年间凤台知县颜海庵主持修建的慰农亭予以保留。慰农亭旁一棵400年树龄的皂荚树也因此而继续存活,惯看淮水安澜,硖石拱秀。

在硖山口的文字里,最温暖的词语是“保留”。在以效率和工程思维主导的现代治理中,保留的不仅是南宋摩崖石刻和慰农亭,还是战争与坚守的记忆、庇护生命的意识以及治理为民的初心。

年 灯

从硖山口继续溯游而上,站在茅仙洞的三峰山上翘首南望,视线落在焦岗湖上。

1972年夏天,焦岗湖军垦农场人员参加淮河抗洪抢险。在午休间隙,一名上海女知青学习游泳,不慎游入深水区。另一名上海女知青黄观顺前去解救,却被卷入深沟,不幸罹难,年仅20岁。黄观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她的故事被《人民日报》报道,成为那个时代“学雷锋”精神的典范。她的墓地至今仍在焦岗湖南岸。当所有的宣传标语褪色后,只剩下一座水

泥坟墓,还有她扎着大辫子的上身雕像。夜凉如水,周遭寂寥。

春天的傍晚,打碗花几朵,用水红色点缀在黄观顺的墓地周围。从湖上吹来的风,替人们说出所有说不出的话,希望记忆成为她墓前不灭的香火。

年前的夜晚,雪花飘在焦岗湖上。旷野静穆,一盏灯发出昏黄的光,那是年灯。淮河流域的习俗,过年前,在亲人的墓地上点亮一盏灯,照亮亲人回家团圆的路。漫天风雪中,黄观顺带着淮河岸边的泥土气息也会回家。她的梦中一定有淮河的水声与八公山的轮廓。

习俗是一套无声而强大的社会操作系统,它让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碎片,而是从过去到永恒、从个人到宇宙的温暖归宿。

结 语

淮河不仅是地理的分界线,更是中国历史的中轴与熔炉。在南北过渡、东西贯通的独特区位中,由战争、治水、农耕与文化交流共同熔铸为中华文明核心支系。

《历史在等待水声的回响》所完成的,是一次对淮南水文化基因的深度测序,以“治水”为不变的核心,以“共生”为终极的智慧。在淮南段105千米河床与三千年时光中,尤其是从寿县东淝河入海口起至凤台县淮河一桥南侧的黑龙潭止的约16千米距离里,蕴藏着一幅动态的、充满生命力的不灭年轮。淮南的篇章是安徽水文化巨著中最为跌宕、厚重的一节。它告诉人们,水文化建设,其最高境界并非单纯的保护与展示,而是启动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历史的水声从未停歇,它正在规划勾勒的河道里,等待一场更为壮阔、更为深沉的回响。淮南,已准备好发出自己的声音。



无人机秀展示千年楚文化
卓 娅 摄

楚韵寿州:千年文脉赋能文旅产业新征程

贾丙广

楚文化大家谈
(第四季)征文
淮南日报社 淮南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联办

淮滨之滨,八公山下,寿州古城如一枚被时光浸润的璞玉,静静诉说着楚国最后的都城往事。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迁都寿春,将楚国数百年的文化积淀深植于这片江淮沃土。如今,当文旅融合的浪潮席卷而来,寿县以楚文化为根脉,在保护传承中创新转化,让千载古韵成为驱动文旅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书写出“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时代答卷。

一、文化家底:楚文化为文旅产业铸魂立根

寿县的楚文化底蕴,是刻在土地里的基因。作为楚国最后19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被誉为“楚文化地下博物馆”——李三孤堆楚幽王墓出土的4000余件青铜器,其中重400公斤的楚大鼎,尽显楚王室的威严;武王墩墓出土的漆木虎座鸟架鼓,传递着楚人“凤鸣虎啸”的审美意趣;安徽楚文化博物馆馆藏的万余件文物中,230件(套)国家一级文物、700余件(套)涉及楚文化,勾勒出楚人在哲学、文学、手工业领域的辉煌。

这些珍贵遗存,不仅是历史的注脚,更是寿县文旅产业的“压舱石”。2025年以来,以安徽楚文化博物馆为核心的

文旅片区接待游客量突破百万人次,较三年前增长五倍,跻身“中博热搜榜”百强区县第12名。当游客扫描文物旁的二维码,通过AR技术看到楚大鼎的铸造场景“复活”,当孩子们在二十四节气馆触摸到楚地农耕智慧的脉络,厚重的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感知的文化体验。

二、融合破局:楚文化激活全链条业态创新

寿县的文旅融合,从未停留在“看文物、逛古城”的传统模式,而是以楚文化为纽带,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条,让文化基因渗透到消费场景的每个角落。

在“吃”的维度,寿县将楚地饮食文化与旅游消费深度绑定。从“千人豆腐宴”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到“寿州古城寻味旅行月”上的春申君下午茶、二十四节气美食灯会,再到箭道巷美食街里飘香的大救驾、牛肉汤,每一口滋味都藏着楚风汉韵。2024年,寿县文旅综合收入突破60亿元,美食消费占比超过30%,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在“游”的场景,寿县把楚文化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项目。宾阳门的“入城礼”上,身着楚服的“武士”持戈相迎,让游客瞬间穿越到战国;孔庙的“金榜题名”仪式,复刻楚地崇文重教的传统;“半月小剧场”里的楚韵歌舞,演绎着楚宫的风华。2025年国庆期间,“奇遇楚都”28项活动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全网曝光超3亿次,实现综合收入约20亿元。

业态的创新更让古城焕发新生。寿县累计投入2亿元盘活近3万平方米闲置资产,打造二十四节气馆、八公居民宿等新场景;培养200余名专兼职导游,新增234家特色商店、27家精品民宿,带动文旅消费超2亿元。曾经的单一观光地,如今转型为集休闲、度假、研学于一体的综合旅游目的地。

三、品牌出圈:楚文化构建地域文旅IP矩阵

“说到楚文化,就想到寿县”,这句口号的背后,是寿县对地域文旅IP的精心打造。寿县以楚文化为核心,构建起“核心IP+衍生IP”的品牌矩阵,让千年楚都的形象深入人心。

核心IP层面,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寿春城遗址、安丰塘(芍埭)等文化地标,成为寿县的金名片。其中,安丰塘作为楚相孙叔敖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比都江堰早约300年,如今不仅是灌溉良田的“天下第一塘”,更是游客探寻楚地农耕文明的打卡地,仅2025年清明假期就接待游客2000余人次。

衍生IP则通过活动、文创、传播多维度破圈。春节期间的“城门挂春联”“迎春礼”,将楚地年俗与现代节庆结合,2025年春节假期接待游客186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11.36亿元;开发的2000余种文创产品中,楚大鼎造型的U盘、即爱样式的书签等,让楚文化符号走进日常生活;新媒体营销更是让寿县持续“出圈”——自2024年以来,全网曝光超10亿次,6次登上《新闻联播》,

2026年2月跻身“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100强”第62名。

四、民生共享:楚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与群众增收

寿县的文旅产业化,最终落脚于民生福祉。楚文化不仅是吸引游客的“磁石”,更是带动群众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引擎”。

在八公山乡大泉村,依托“中国豆腐发祥地”的文化IP,打造豆腐文化馆、体验工坊,游客可以亲手磨豆浆、点豆腐,带动豆制品年销售额超千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较几年前增长80%。隐贤镇以隐贤老街为核心,串联董子文化广场、泰山古庵等节点,将非遗花炮、插花展演融入旅游,让千年古镇成为周边游客的“周末打卡地”,带动百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2024年寿县游客接待量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6.3%;文旅产业直接带动就业超2万人,间接带动就业超5万人。节假日里,古城内“一票难求”“一房难求”的火爆场景背后,是商户们忙碌的身影和增收的笑容。

站在寿州古城墙之上,远眺八公山的葱郁,近观护城河的波光,仿佛能听见两千多年前楚宫的钟鸣。如今,寿县正以楚文化为笔,以文旅融合为墨,在江淮大地上书写着“古韵新生”的时代篇章。这里的每一块城砖、每一件文物、每一缕烟火,都在诉说着:楚文化从未远去,它正以鲜活的姿态,赋能寿县文旅产业走向更广阔的未来。

在西汉前期的江淮大地上,曾活跃着一个著名的学术文化群体——“淮南学派”。这一学派以被南宋学者高似孙誉为“天下奇才”的淮南王刘安为领袖,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贤俊士人为基本构成。他们热衷于读书论道,勤于著述,尤其撰著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汉人著述第一流”的《淮南子》,彪炳史册。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学派能够完成这部“半笼天地,博极古今”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并非偶然,这与他们具有极为广博的读书视野、十分丰富的读书经验与精当独到的读书方法密不可分,充分反映出刘安等人群体化的“读书之道”,堪称一部颇具汉代道家精神风采的“读书宝典”。

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学派的“读书之道”,可概括为十个方面,即“读书十要”:

一是读书要惜时。《泰族》云:“以弋猎博奕之日诵《诗》读《书》,闻识必博矣。”《淮南子》认为读书是一种求知益智的精神活动,如要学有所得,广博见识,就必须珍惜时间,减少嬉戏娱乐。《原道》强调:“圣人贵尺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并以“大禹”作为“惜时”的典范,“禹之趋时也,履遗而不取,冠挂而不顾,非争其先也,而争其得时也”。《泰族》指出:“不学之与学也,犹暗、聋之于人也”,抓紧时间读书是涵育自身文化修养、提升自我精神境界的根本途径。《修务》引用《诗经》所言:“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肯定人们通过“惜时”读书而实现“君子修美”的可贵。

二是读书要用心。《原道》云:“夫内不开于中而强学问者,不入于耳而不著于心,此何以异于聋者之歌也。”读书必须专心致志,入乎其中,避免“聋者之歌、无所自听”。《原道》指出:“夫心者,五藏之主也”,强调“是故不得于心,而有经天下之气,是犹无耳而欲调钟鼓,无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胜其任矣”,告诫人们读书过程中要注意“养心”善用,把握和发挥好“心”的生理功能及作用,让自身始终能够保持良好的读书心态,切实提高读书效率。《精神》亦云:“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宝也”,“心志专于内,通达于一”,同样将能否“专心”“养心”视为读书活动理应高度重视的主观条件。

三是读书要能静。《淮南子》是刘安等人“论道”“悟道”“修道”的理论产物,故此在知识学习与精神修养上极为强调“守静”之说。《精神》云:“静漠者,神明之宅也”,《齐俗》云:“凡将举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说林》亦云:“水静则平,平则清,清则见物之形,弗能匿也。”读书需要人们能够创造出安静适宜的主观与客观条件,只有确保身心皆“静”,才能促进读书活动的顺利展开,让自己更好地进入读书状态,从而深有所获。在《淮南子》看来,读书既是知识学习,也是精神修养。

四是读书要能抓关键。《主术》云:“圣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约,故举而必举”,“得要以应众,执约以治广。”作为汉代黄老之学的重要代表,《淮南子》强调“执要”的重要性,认为能否“所守者有约”“执约以治广”是反映读书主体是否能真正“吃透”所读书籍的理论实质,充分把握其思想精要的根本标志。《齐俗》更是从“通道略物”的高度出发,用“御车转轴”的形象比喻来阐发读书“执要”的关键性,认为:“通于道者如车轴,不运于己,而与毂致千里,转无穷之原也。不通于道者若迷惑,告以东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复迷惑也。”

五是读书要积累。《缪称》云:“积薄为厚,积卑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辉,小人日快快以至辱。”《淮南子》认为“君子之学”是日积月累之功,贵在读书学习、修身养性的日常性、长期性与渐进性,而非投机取巧的短期行为,也因此君子最终能够成为读书活动的真正受益者,能够业有所精,学有所成,取得“日孳孳以成辉”的良好结果。《说山》则云:“玉待砥礪而成器”,用“治玉”磨礪之功,来比喻说明读书注重积累的积极意义。

六是读书要务实。《淮南子》论读书,力倡道家重“求实”、去“虚浮”的理念精神,对读书意在炫耀、哗众取宠的行为表达出严厉的抨击之意。《傲真》云:“博学以疑圣,华诬以助众;缘饰诗书,以名誉于天下”,认为这种虚荣轻浮的读书实践不值得推崇,因为它根本上背离了读书贵在自我修身完善的目的,与读书活动原初应具有的精神实质南辕北辙,故此非但无益人心,反而有害。《主术》还以西周“文王”为例,赞扬善“问”求“实”的读书精神,指出:“文王智而好问,故圣”,认为这种虚心善学、务实有得的读书实践,才值得肯定与褒扬。

七是读书要会通。《修务》云:“诵《诗》《书》者期于通道略物”,《傲真》指出:“谕于一曲而不通于万方之际”,《泰族》针对《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六艺”典籍的学习应用提出“圣人兼用而财制之”的观点。在《淮南子》看来,读书活动实际上体现出人们对所读书籍的理解深度与掌握程度,这从后者能否有效融会贯通书中内容并灵活运用中充分反映出来。《泰族》还进一步形象指出:“水火金木土爨,异物而皆任;规矩权衡准绳,异形而皆施;丹青胶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适,物各有宜”,强调读书贵在能够广取博览,优势互补,让所读各种书籍的不同价值都能在“各有所适,物各有宜”中得到积极的呈现。

八是读书要善用。《淮南子》认为读书的最终目的在于实践,因此读书必须要善用。《说山》云:“所以贵锁邪者,以其应物而断割也”,《齐俗》亦云:“各用之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在《淮南子》看来,读书的实效性理应着重突显出来,人们竭尽全力于读书活动,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增强自身的学识能力,以解决治国处世中的实际问题,能够更好地“应物”“得宜”。《齐俗》云:“应时耦变,见形而施宜。”《淮南子》以黄老“经世”精神来论“政”论“学”,这让其所言“应时耦变”对于读书活动而言,体现出深厚的“经世致用”意蕴。

九是读书要自得。《淮南子》对待读书活动,虽“求实”,但并没有走向极端工具性、功利化的实践歧向,而是重视读书活动对于人们自我精神愉悦感、充实感的有益影响。《原道》云:“乐者,人得其得者也”,又云:“乐亡乎富贵,而在于德和。”《淮南子》认为读书活动究其本质而言,是人们提升自我精神修养、“修道”“自得”的实践行为,因此读书理应承担给后者内在的精神愉悦,使之能够“自得”“自乐”于其间。《齐俗》云:“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则道得矣”,体现了道家独有的“修道”“治身”意蕴。

十是读书要有境界。《傲真》提出“圣人之学”“达人之学”与“俗世之学”的区分,实则就在于阐明《淮南子》对读书境界的独到见识。在《淮南子》看来,无论是“欲以通性于辽阔,而觉于寂漠也”的“达人之学”,还是“欲以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虚也”的“圣人之学”,其精神境界都要远超出“握德性内愁五藏,外劳耳目……暴行越智于天下,以号召名声于世”的“俗世之学”,因为后者的读书功利性过强,完全将读书活动看作是博取虚名浮誉的“敲门砖”“登天梯”,这种高度工具性的态度让读书主体失去了真正提升自我精神修养水平的可能性,也让其彻底失去了读书本为“修道”“自得”的精神乐趣和意义。

以上便是《淮南子》“读书之道”的精要所在。以刘安为领袖的淮南学派,能够成为汉代道家卓越的历史代表,绝非偶然。正是由于在读书实践上有着广博精深的文化蕴涵,表现出独具一格的读书视野、思维、方法与精神,《淮南子》才可被誉为汉代道家不可多得的“读书宝典”。



戏里戏外 金广良 摄

汉代道家的『读书宝典』——《淮南子》

高 旭